

蒲公英

楔子

在地球的这一隅，也是随时在发生着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你知道吗？

那儿，正和我们所住的地方一样，白天晒照着温和的太阳，夜间幽美的闪现着星星和月亮。嘘——嘘，一阵风吹过了，树叶在摇头。唿——唿，惊起了一只班鸠，是青猴扳下了一桠树枝。也有溪流，也有石崖，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人类。

这些猴子们，雀儿们，大树和小草，千万年来在一起过活，就不发生一些故事吗？历史学家从来不写牠们，小说家也容易忘掉牠们，可是实际上在每一分钟里，牠们都在作着一些事体：或者谋饮食，或者游戏，或者恋爱，或者为牠们的种族奋斗。

蒲公英老人

在那儿，年岁最大的要算蒲公英了。非但他的岁数大，而且就是小蒲公英一生下来，也已经是满头白发，天然一副老态龙钟的相貌不由人不望而起敬。蒲公英的岁数，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比他岁数更大。据他自己宣称，自从地球面上门凉凝固下来的时候起，他已经降生了。他有长生术，从不会死，只要在严冬时节休眠一会儿就够了。

蒲公英的岁数虽然大，然而身材却矮小非凡。他一岁还只有四寸高。他自己说这是养生之术，因为拼命的把自己扩张天去总是太费力太危险。不看见那些暴发户的杨树吗？一年长五尺，三年长一丈，十年长到四五丈，终于长空了心子呼——呼，一阵大风，倒了。还有那些向日葵呢？一有了生命，就拼着命往高里长，三个月就长成一棵小树似的，可是一旦使完了精力，逢到秋风一起，马上就命归黄泉了。

所以蒲公英的摄生术，就在于“不要生活得太勇敢”。

蒲公英的叶子又瘦又长，而且显出破烂不堪的形状，为的是叫人知道他是穷汉，免受强暴者的觊觎，又能表示一种“清高”。五月是他最爱装束的日子，然而他也只敢开一簇黄色的花，聚成一团，人家看去就跟一朵花似的。花一过，他就装老了：披上满头白发，鸟儿不想吃他，虫儿不敢害他。

冬天完的时候，太阳慢慢的有了劲儿，晒着满山的枯树枝痒痒的。泥上化冻了，水气在地底下吱吱的轻微鸣叫。黄土潮润起来，新出洞的狗熊一踩上去就是一大块脚印。橡树林里一片静，干干净净的枝条，一张叶子也没有，太阳一直能照到树脚，林地上映出了一条条的黑影。唿，突然飞过一只山麻雀，歇在枝头。才站稳脚，又被这初春的好天气兴奋起来，惊奇似的向四围瞧了两眼，嗖的一下又展翅飞了。

呼——呼，北风又起了，冷得橡树们直抖索，各种植物的种子都被水份涨得饱饱地要想抽芽了，可是谁都怕春来，不敢钻出头来。狗熊在岩洞里蛰伏了一整个冬天，天天舐他的前脚掌，到现在已经饿慌了，只得硬顶着寒风爬出洞来找点东西充饥，他没精打采地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一把一把来翻搅着橡实，又厌烦的扔开。原来地下的橡实不是虫蛀便是霉烂，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好的来。他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蜂窝，然而蜂蜜早已告罄了，光剩下了一群饿蜂在嗡嗡地爬叫。他有点燥闹，一掌将蜂窝打个稀烂。抬头望望树枝，一点绿信还没有。他抓抓鼻子，长叹一口气，他盼望春天快来，樱桃快熟，刺莓快红，山鸡快下蛋。可是时候太早，山上一点绿色的东西都没有，他只得懒洋洋地踱回岩洞去再熬几天饿。然而在回去的途上，他却发见岩脚下有一棵蒲公英，已发出两张绿叶来了。这不禁使他惊讶，而且自信，春天是快要来临了。

蒲公英恰巧住在一块大崖的脚下，冬天的狂风虽然刮倒了四丈高的老柏，可是始终没伤害他半分。旁的花草还缩头埋在土中的时候，他已能利用他避风向阳的地势，欣然伸开胳膊来哺太阳了。他每年都比大家出现得早，都比大家先得到阳光的抚爱。谁都羡慕他占的地

位好，可是谁都没有去抢他的地位。大树们嫌那儿是一条石隙，将来无从扩展，小草儿们素来畏惧他尊他为博学多识的老先生，更不敢去侵惹他。于是多少年来，他都安然地享有着这片温暖的地面，过着比旁人都要容易的生活——春天先发叶，冬天后凋零。

他抬头望望橡树们的枯枝，又瞧瞧地下茅草们死黄的样子，不禁欣然自得起来。他在身上披一件白毛衣，挡一挡这令人打噤的春寒，他又用粗壮的多年才宿根，拼命的吸取水份往叶面运输。因为他知道一个礼拜以后，天气一热，街坊们全苏醒过来，水份势必不够分配。

果然不出几天紫罗兰和诸葛菜都在土面上露出了绿芽。她们都是刚出生的小娃娃，两片叶子又娇又嫩，在寒风中合作在一起不敢打开。

“娃娃们，出来玩儿呀，别老捧着脸！”蒲公英找不到街坊攀谈已经有好几天了，看见这些小娃娃们钻出土来，不禁从心底里这样狂叫出来。

新出世的紫罗兰突然听到了这样一声巨大而沙哑的叫声，直吓得想再缩回到地底下去，诸葛菜究竟要胆大些，她回过脸来一瞧，见是一棵衣衫褴褛的蒲公英在那里招呼，嚷。她重来就非常乖巧，就很尊敬的请了一个安，说：

“老爷爷，您早！”

蒲公英一想，这娃娃嘴老，倒要矇他一矇，别让她大起来胡撒娇——料她一年生的小娃娃，认不透这玄奥。

“你早，你勤快。好娃娃，好好做人，总要对得起你妈！”他突如其来的装出一副悲梗的喉咙说。

“哟，老爷爷！我的妈在哪儿呢？你知道她吗？”小诸葛菜马上着急起来。

“唉！”蒲公英长吁一声，象是胜不过去回忆一件悲痛的去过的。“小诸葛儿，你不要悲伤。你的妈妈在去年经不起冬风的摧虐，已经黄了。”

“什么是‘黄了’呢？”

“死了！”

小诸葛体嗜到了生命中第一次的悲哀；她忽然的知道了自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幼稚的心灵中立刻充满了十分的惶惧，睁大眼望了一望这位说话的老头儿，竟号啕大哭起来了。

“不要哭，”蒲公英装出很慈仁的样子说。“你妈妈怎样熬得过这阵冬风呢？许多年青的女人和男人都一起黄过去了，谁也脱不了这灾难。你妈妈知道自己要黄了，赶紧把你们姊妹们扔出怀抱，埋藏在土底下。她再三地恳求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让你成长。”

小诸葛菜只是掩着脸哭泣，也不知道怎样去回答才好。

“不要哭，小诸葛儿，她临到要黄之前还再三的哀恳我，让我做你们的保护人。我就看守了你们一个冬天，喂你们水，替你们盖上被窝，一直到今天看见你们出来了。看见你们出来，我是多末安慰啊，多末替你妈妈庆幸啊！”

蒲公英说的时候是如此的慈祥，如此的表示负责，使小诸葛不由得把悲伤的心平静下来，而且发生了一个只有小娃娃们才问得出来的疑问。她挂着眼泪说：

“老爷爷，但是你怎么不黄呢？”

这使蒲公英吃了一惊。他本想照实跟她说自己是属于多年生的一类的。可是那样的回答一则是小诸葛还听不懂，二则是不应该向如此的一个小姑娘显露自己较高贵的身份，所以他只扳起老脸说：“我是不会黄的。”

小诸葛也不敢再往下问了，只是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小紫罗兰。

从此他们二人便十分敬重蒲公英，喊他做爹做爷，和儿女一样。

不几天，诸葛菜和紫罗兰都长大了，她们都开紫堇色的花，铺满了地面。紫罗兰巧纤弱，不过二三寸高，只开两三朵花，可是极讨人怜爱。诸葛菜长得稍微高些，显得有点粗拙，可是充满了青春的娇艳。她头上插满了花儿，四瓣四瓣的，招摇尽了才出巢的蜜蜂儿们。

鸢尾苏醒了，桃花透红了，柳树也露出了嫩绿色的新叶。

山平处有一池水洼，新从冰里融化出来，分外清静。天上的白云，一块跟着一块地到这儿来照镜子，又慢慢儿地游移开去。微风是如此的温和，它吹醒了任何人的爱情。柳树的长臂，随着飘摇无定的心，竟大胆的去搭在册桃花的肩上。道貌岸然的老松，直挺挺地站在一旁，尽是摇头，尽是叹气。

“老伴，看不下眼哟！”蒲公英对松树说。

“啐！无耻！”

然而这时候橡树也发出绿叶来了，而且同时还挂下一串一串的茱萸花序。他们是森林中最强盛的一族，他们的叶子，大概就足以盖满全山。

嗖——嗖！微风刮来，橡树的大叶子摇晃，林地里黑影抖动起来，小草儿们全害怕了，紫罗兰直叫起来，她叫蒲公英拯救她，可是蒲公英老人却只跟她说：

“耐心一点吧！叫也无益的！”

然而一天一天的下去，橡树叶慢慢稠密起来，遮住了林地内一切的阳光。紫罗兰，诸葛菜，和旁的花草们一天感觉到比一天黑暗。日光不足，又冷又饿。

紫罗兰只剩下终天来哭泣了。诸葛菜要安慰她，可是自己的花瓣也一片一片地往地下掉落。她们想向老爹求助，可是住在林外崖脚下的蒲公英却依然享受着日光的温暖，摇摆自如，好象不看见她们似的，他不时抬起头来，向橡树的年青歌儿们说几句赞扬的说话，有时没人理他，他还哈哈大笑解嘲。

然而，一天紫罗兰和诸葛菜的叶子都黄了，她们大家哀号，她们只要求享受一回儿的日光，可是没人理她们。终于，她们一齐枯萎了。倒在地下，渐渐化为泥土。

茅 草 们

这时天气越来越热了，小粉蝶儿们已经挥着翅膀满天飞，苍蝇和蜜蜂嗡嗡地到处哼。黄不老孵蛋孵出急来，不时从巢里冲飞出来，直起喉咙嘎嘎的干叫，或是衔住一条青虫在树枝上乱啄一阵，然而不一会儿，又斜着翅膀飞进巢去蹲着了。

天气虽然又热又干，可是小草儿们却越出越多了。秋海棠，樱草，公子王孙，蒿子，益母草，商陆，毛茛，野苋菜，以及马齿苋，大戟等都开花的开花，发叶的发叶，忙坏了蜜蜂和小粉蝶。然而出现得顶多的还要算茅草。他们有最强的生活力，他们的种子一落地就萌发生根，不管是在乱石堆里或是沃土里。然而他们最需要太阳和水分。

这时所有的草木都在生长，大家拼命地由叶上吸收碳气，由地下运取水分和矿物质，昼夜忙个不息。橡树林里虽然一天比一天黑暗，不容许一丝阳光投射进来，可是一些小草儿竟在林底下忍声吞气地生活着。她们有的爬上树去，过着懒洋洋的寄生生活。有的扩大自己叶子的面积，以便多接受一点由橡叶密缝里漏下的幽微的阳光。然而不论大树和小草，他们一样知道初夏是个旱季，雨水少，各人得赶快趁早吸取水分，使自己长大到一定的限度。

可是不久恐慌来了，地面上干得灰似的，风都吹得起来，茅草们是最勤快的，他们赶快把根往地下深处伸，好得到一点水来滋润自己。然而地下已经布满了橡树又长粗的根，早已不容他们插足了。

茅草们只有忍耐着饥渴，竭力缩狭自己的叶子，免去无谓的蒸发，以维持生命。然而樱草和商陆却支持不住了，慢慢弯下腰来，黄了。

蒲公英也多少有点恐慌起来，他的多年宿根虽然伸下地去很长，可是地下的水却差不多让橡树给吸收完了。于是他不得不狡猾地向橡树献计说：

“别向我为边伸根了，大爷们！我这儿尽是大岩石，仔细碰伤了你们。往那边儿伸呀，往那边儿！那边儿又空，又土松，尽让那些一年活一回的草儿们白占着，也可惜！”

橡树果然听了他的话，往草地方面扩充自己。

当橡树的荫影逐渐移挪过来的时候，小草儿们起了巨大的骚动和恐慌。她们窃窃商议，她们互相埋怨，可是并没有阻止住橡树的黑阴的侵略，益母草挺身起来向橡树说：“橡大哥！咱们全要活命！你有太阳晒有水喝就得啦，何必尽把胳膊往我们这儿伸？你伸伸不要紧，可是我们小草儿们受罪啦！你遮着我们的阳光，我们就得死，我们又不碍着你什么，你何苦一定要把我们副死？大哥！大家为的活命，你收住一点吧！”

橡树只把他扩大而有波浪形边缘的叶子摇晃，表示他站得高，晒得着太阳。这时在树荫中生长的秋海棠也把她又圆又亮的叶子摇摆着给茅草和闪母草们看，表示她能够受橡树荫的荣耀。

小毛茛们也着急了，她匆匆忙忙地去找蒲公英，想他出来说句公道话。

“老爹，你是这儿岁数最大的人了。你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我们这儿几千几百条生命，难道还抵不上橡树的一条胳膊？你我都会开金黄色的花儿，可是橡树又会什么呢？他们白长得老高老大的，白占去这许多的阳光，可是开出花来就象一条毛虫。世界上什么公道全没有了，会开好看的花的却死了，不会的却活着。”

“是哟！我们开的花都象黄金一般，可是没有人象疼黄金一般的疼我们！橡树们无理，可是他比我们长的高，我们没奈何他们。五百年前，这儿原来长的是松树林，那时上下大小谁都快乐。松树比橡树要可爱得多，他们德性很高从来不侵害他人。他们的叶细得和针一般，阳光可以一直透漏到地面上。那时候，你们的祖先们谋活容易极啦，生在不论哪儿，都有太阳和雨水。天天大家讲究开花谁美，结实谁甜。可是太平日子不长久，自从橡树来临以后，他们一天比一天繁盛起来，松树都让挤死了，只留下如今水池国上的这几棵。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林子里是越来越黑暗了，你们祖先们，每年都很悲痛的死去。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谁也帮不了谁！小小心心地活下去吧，快点开花，快点结果，自己没有办法，多留下一堆好子孙吧，好在你们结一次果子就是一大球，后代没有不兴旺的！”

毛茛被这老人说得伤心起来了，呜咽地抽噎着两肩。她哭了半天，又抬起头来问：“我晒不着太阳哟，我把碳气吸收进去，可是冰冷的机器怎也开不动，你瞧，我的叶色多末苍黄啊”

“苍黄也得活下去啊！蒲公英老人感叹一般说：“你不看见茅草他们吗？只要不饿死，他们总要生活，总要结子！”

只有茅草们一句话也不说，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把叶子越缩越狭，用最少的水分来维持自己。

就在这时候，蚜虫发生了。它们到处乱爬，一遇到幼嫩的枝叶就停留住，把长嘴插进去，吮吸里面的液汁。小草们本来已经渴得半死了，这末一来，全垂下了头。只有蚂蚁喜欢这些虫儿，在它们的屁股上舐甜汁吃。

五月的天气了，太阳越来越辣，地面越来越干，只有蒲公英处在优美的地位，开出金黄的花儿。蜜蜂儿一群一群地聚集拢来，争着吃花蜜，因为其他的草儿都干得边命都活不了。

橡树的叶子，一重又压一重，绿油油地遮满了整个的天。风声在树梢上过去，而树林里却静悄悄没有多少动静。一串串的茱萸花序毛虫似的落满在地下，枝上已经结了细嫩的小橡实，外面包满了刺。

一个时候，天上忽然浮起了一片乌云。谁都马上欢喜起来。

可是只见几只饥鹰在半天上打旋转，一滴雨也没有下来。

小毛茛急的快要哭，她见人就问：

“到底会不会下？”

谁也不回答她，为了要省掉她这场失望的哭。

善于储蓄的瓦松和景天们却过着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们矗立在几乎一点儿泥土都没

有的岩隙中，慢慢儿享受往日贮藏在肥厚的茎叶中的水分。蒲公英最瞧不起他们，叫他们做吝啬鬼，说他们十天也不舍得喝芝麻那么大一滴水。

景天开花了，冬天喜气融融地摇摆着身体。这时候，茅草们都已经枯干得没有神了，垂头围立在四周羡慕煞人家的得意的样子。景天多少觉得自己是太幸福了。不好意思在不幸的街坊前面显示过分的得意，于是便打破他一向和人不相往还的习惯，好意地向茅草们劝说平日节省储蓄的好处。他说得很诚恳动人，可是茅草一直听到后来才说出一句话来：

“积蓄水分固然有好处。可是也要指有东西可以积蓄的人而言。象我们，弟兄多，生来又穷，喝下的水还不够维持一片又狭又薄的叶子，根本没有挥霍，那里还来的积蓄呢？那些大橡树一天不倒，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出山的！”

八宝儿们觉得有点格格不相入，只有将满腔的好意收回到肚子里回去了。

下雨了

下雨了，真下雨了，雨点儿滴滴沥沥地落在树叶上，草上，泥土上。象一群野孩子在涩浴，大树小草一概喜欢得挤挤嚷嚷的。叶子一概碧油油了，洗得一粒尘土都没有。

两只黄不老淋得湿漓漓的，塌下两扇翅膀，飞不动。他们抖毛，彼此互啄颈子，等待着乌云的过去。他们已不再象往天一样地口干得直张嘴。可是这时树底下草地里忽然游行出一根又黑又亮的乌梢蛇来，他是被刚才的雷声惊醒转来的，吓得雄的一只黄不老长叫一声，带着他的同伴赶快飞到一枝树丫上。

他们在一枝树上惊歇下来。侧着眼珠探望那条乌梢蛇。又嗖的一声飞回巢去，看看四个小宝宝是否安全无恙，小宝宝一身乱毛还盖不住红肉皮，把黄嫩嫩的嘴张开比头颅还大呀呀的叫唤。

小草儿们全得意的不得了，有水喝了，满头钉的蚜虫也让雨给冲跑了。大家都充满了活命的希望。拼命用根吸水，用叶子制造养料，来使自己生长高大。

茅草的叶子似乎不再象以前那末地缩得又狭又窄了，也变得绿嫩嫩的，逗引了好些岩羊来嚼食，岩羊轻轻地咬断一些嫩叶，可是从来不伤小草们的根。只有狗熊最讨厌，吃饱了总是往草堆里一滚，一个翻身中，几百棵草儿全齐根儿折断。

茅草作得了水分，生活得真起劲，三天里就长高了一寸多。可是他们老是觉得冷，肚子里水胀，不能很快的制造养料。新的嫩叶虽然抽发出来，可是老是娇嫩的，带着黄色，不能变得十分深绿。叶面上的气孔虽然已经打开到最大的程度了，但是总不能把茎内的水痛快的往外排出，他们是因没有受到阳光而病了。

一天，蒲公英看见橡树林下的茅草面色萎黄，叶下凝挂了许多露点。神气很不好。他千百年来的经验，使他马上看出这是一种致命的病症，然而他想到了茅草的身世，不由的自已向自已说：

“到底是粗人——没有水喝渴死，有水喝胀死！”

茅草天天只觉得肚子胀，整天懒瘫瘫的。他朝天望望。天也没有了，只有橡树的叶子，一重压着一重，密得成功一个天幕。幕下黑黝黝的，一丝阳光都没有。他又望望没有被橡树遮住的弟兄亲友们，一个个快快乐乐，又强健又新鲜，他一天比一天忧郁，终于在一天早晨慢慢垂下头去，弯下了腰，瘫倒在地上，叶折断了，里头渗出一股黑水，发出开始腐烂的气味。

他死了，他体内的一切工作都宣告停止，酵母菌糜集到他身上使他的尸体腐烂。蚯蚓又从他的尸体中穿行而过，使他不再能让人家认出是一棵茅草。他终于成了黑土，就是所谓的腐植土，腐植土经过雨水浸透而渗下去，恰巧是橡树根的好食料！

就是这样的，橡树吸食这种腐植土，一天比一天长得高大，一天比一天强盛。终于成了稠密壮茂的橡树，成了山上唯一的壮观！

终于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橡树生长到不能再生长的程度了，叶和叶之间连一丝空隙都找不出，枝丫和枝丫互相交叉着，分不清那一枝是属于那一棵树的。根在地上盘曲，一股压一股，象大蛇和小蛇，挤得连泥土都没有了。

蒲公英整天地在称羨和赞扬橡树的伟大和强盛，而橡树自己却因感觉得自己已经渐趋暮年在窃忧子孙后代的问题。

橡树也结许多的橡实，而且把它们用硬壳和有刺的橡碗保护得很好。在秋天，橡实一熟，就毕毕剥剥地落个满地，到春天，一棵棵活泼泼的小橡苗，也会生长出来。可是到了夏天大橡树的浓阴遮住了阳光，于是橡苗也就和其他的小草一样都萎黄而死。

黄不老带着他们的儿女出来学飞了，四只小动物用乌溜的眼睛傻气的眺望这新世界。他们望望树枝，又看看树叶，偶然瞥见一只小虫，便学着他们父母一样去啄捕。有时碰到的是臭屁虫，一股恶臭气把他们打退回去，只管摔头打喷嚏。有时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们也要张开大嘴讨吃。

橡树瞧着小鸟们的情景，不禁又想起自己的后嗣来。自己岁数大了，树干里已经有了空隙，周身远不如以前少壮时候那么茁实强健，树皮裂口的地方，已经被一些天牛产进卵去，孵化成许多的幼虫，整天的啃食木质。它们在树皮底下开运河，凿地道。咬食前头的木质，开辟一条道路；又把消化后的木质从后头排泄出来，堵塞住所走过的旧路，防备敌人的尾追。幼虫差不多除了吃以外没有旁的行为，一直到长大后长出触须和翅膀变成黑色的天牛。天牛钻出树皮来，寻配偶，又产卵。

天牛的侵害使老橡树心寒胆慄。他们日夜的为承继他们的后代计算，可是林内的小橡苗没有一棵能长大起来，他们尽力地看护子孙，把最肥沃的土壤给他们吃，可是没有不是面黄肌瘦的。因为他们所形成的最高发展的社会组织，已经阻断了他们种族嗣续的机会。

风起来了，他们每一棵都战兢，都寒慄，担心被刮倒，老伴儿们只好大家挤聚在一块儿，你靠我，我靠你，想维持一时之久。

然而橡树躯干的溃腐终于一天比一天加剧了。天牛爬满了全身，木质里面空隙的多，就象海绵一般。而且松鼠和果狸都跑来挖洞做巢，钻进钻出，简直和枯木上一般。急得老橡树多方设法：又想强壮自己，又想求老鹰来把松鼠抓走，又想啄木鸟赶快把这些虫子一气啄尽。可是一切都是不可挽回，本身的腐溃一天更甚一天，一直到有些空树干连狗熊都能钻进去，连菌子都在上面排列得一层一层。

就是这末的一天，北方的天空上起了一片灰黑色，可又不是云。天色一会儿阴暗下来，吓得小鸟儿们直往岩荫处躲藏，静悄悄不敢作声——甚至于那多嘴的画眉。

呼——第一阵风过了，谁都觉得异样的可怕，这不是往昔的风哟！

又是呼——整个山谷都摇动了，把小池里的水都掀上岸来。

狗熊也感到恐怖了，贴了耳朵匆匆回洞去，不敢再在外头闲逛。他躲了一整天，听听风小了。才敢爬出洞来找东西填他的空肚子。可是当他伸出头来探望时，世界已经变了。

世界已经变了

大树们一概都让风刮了——整个的森林一齐毁灭。橡树齐根儿折断，横躲在地上，树干空的，木质已经被蛀得糟腐不堪，布满了地蜘蛛的网。侨民的地蜘蛛们受了这样的一种大惊扰，一个个全都缩藏到洞隙中去，不知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林荫下生活最自以为得其所的秋海棠们，也被倾压死在底下。她们粉红色的遗容，还挂着一丝悲惨的媚笑。原先爬在高处的槲寄生，也震落在一旁，像一束被人家掷出来的残花。

只有小鸟儿们像发现了什么新富源似的在倒卧的树枝中间跳来跃去，掠捕新，由树心中逃飞出来的飞虫。

蒲公英也渐渐从惊骇中镇静下来，他定眼看见他素日所一心赞扬的大橡树已经刮倒在地下，不禁批评似的叹口气说：

“看他们长得那末高大原来是空心的！”

自然界是永远没有休止的。小草们才把惊恐的心放下来，立刻又该自己工作和生长了。他们现在全能获得充分的阳光，丰富的水分，天天在赶紧制造养料，见一回星星就长高一点儿。

蒲公英究竟是饱经沧桑，他终天在盘算原先被橡树林占掉的那块地址，他细想着自己有毛的种子将来如何轻轻地飘落在那片旷场上，在倒卧的树干中间萌芽生根初夏开出金黄色的花。又如何地在几千年以后，这种和他自己一样的黄花铺满了这片地址，于是自己便成了山上最强盛的家族。

所以到了夏天种子成熟的时候，他把头上的白发一簇簇地让风吹掉，一直到秃顶。这未免使他的妹妹行蓑在一旁看忍不住笑，然而他自己却不因为这种狼狈而失去心中的喜乐，反而想：“他们小姑娘们只知道装扮，懂得什么呢！”

然而在蒲公英满心得意地把种子播散在那片旷场上的以后不久，茅草，野苋菜，毛茛，益母草和蒿子都结了子了。干燥了的种子，经过秋风一吹，沙沙沙地全落向旷场去。这使蒲公英在一旁瞧了心中十分焦急，他大声的喊：

“喂！各位哟！那片地里你们的孩子去不得哟！你们忘了大橡树吗？他们一起来，你们的孩子又会没有阳光晒了，又会长不大了。你们快为儿女找活路罢，何苦一定要向这条死路钻？”

然而这一些冒险的草子儿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劝告，只是沙沙沙地随着风满地溜。一遇到有泥土的地方，就停脚站住。

蒲公英看看没有人听他的话，只有转过心思来设想自己的种子在明春将如何地迅速萌芽，飞一般地生长，挤倒那些后来的杂草们的种子。

一回儿秋又过完了。植物落叶的落叶，死的死。满山上的绿色，完全失去踪迹变成地片片的黄色和红色。松鼠儿们大忙起来，整天奔来奔去，寻找干果收藏进洞，预备过冬的粮食。小鸟们在枯枝中穿来穿去，没有一点隐蔽，看得分外清楚。狗熊吃一秋天的果子和蜂蜜，又肥又胖，整天闲游，等待大雪天好进岩洞去长长地休息一个时期。

只有蒲公英的地位最好，岩石靠在背后，避风向阳，眼看大雪掩盖了山谷，才埋头睡觉。

又是春天

又到了春天了，山上静悄悄的。老蒲公英藉着地势的优美，又是照往年一样最先从春寒中伸出头来，绿油油的几片叶子，首先逗起了山鸟的叫鸣。

他一醒过来第一件事，便是探望去年的种子。种子全被黑土埋住了，瞧不见。这使老蒲公英心中充满希望的喜悦。

当天气渐渐变暖的时候，诸葛菜和二月兰又浅紫的颜色点缀了整个山谷。在旷地上，以前橡林的原址，忽然又透出几点绿色来。再过几天，已经可以辨别出是长长的叶子，边上破破缺缺的，盖着一层白毛。这使老蒲公英喜得几乎叫出来，这不是他的子孙又是谁的呢？

眼看这些小叶子慢慢长大起来，可是在一天，有一种更多数的小绿点子在地面钻了出来。他们是如此的稠密，差不多两个点子中间的距离没有超过一寸以上。他们是生长得如此的迅速，不几天，就遮着小蒲公英们了。这些小绿点子已经不再是点子了，而变成一条一条的绿色带子。这时候，蒲公英不禁忿然大叫：

“啊！是茅草啊！那里就来了这许多茅草了？该死！他们简直挡住我的眼线了，我的那些小宝宝们不会被他们挤得闷气吗？啊！啊！可恶的茅草！”

他瞧不见他的子女，其实他的子女们又嫩又绿的叶子，全让茅草又尖又硬的叶子给戳穿了。

茅草们长得如此的密，连地面都瞧不出来了。茅草们长得如此的强硬，风吹过的时候，已经会沙沙沙地磨响，望去只是一片纯绿，什么杂草也挤不进去一根。

现在只剩下老蒲公英终日怨骂的日子，一直到有一天，在他们自己的长刀形叶片底下，尖尖地也有几根细长的叶子戳了上来。他又忿怒又羞耻，完全失去了往日老迈年高的神气，大声地骂：

“贱茅草们！你们也懂一点礼吗？你们一万代以前的祖宗，也是我眼瞧他长大的！你们生下来才几天，也要到我老太岁前来动土？滚！滚！滚！这岩隙我住了已百万年了，难道是你们贱小子们来得的？”

可是粗莽的茅草们继续为自己的生命奋斗，他们几天就戳穿了老蒲公英的寒土式的叶子。

又是几天，那岩隙被一片蓬勃的绿色掩盖完了，一直到夏天，还没有看见蒲公英的黄花伸出来。